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

美学和 中国美术史

朱光潜 黄药眠 常任侠 著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

美学和中国美术史

朱光潜 黄药眠 常任侠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1984·9·上海

责任编辑：陈荣乐

封面设计：张苏予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

美学和中国美术史

朱光潜 黄药眠 常任侠 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4.125 插页 12 字数 97,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2214·1001 定价：0.77元

序 言

1982年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五届五次会议的民盟小组委员，讨论如何开发盟内智力资源的问题，研究了由民盟中央发动盟内力量，筹备组织全国性的多学科学术讲座的倡议，深得与会委员的积极响应。随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从1983年暑期开始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并责成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主持具体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和筹备，讲座于1983年6月12日开学，开学典礼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杨静仁部长、李定副部长亲临指导。李定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民盟中央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不仅符合民盟盟员拥有大量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智力集团的特点，而且也是民主党派工作中的一个创举，深得全国学术界的重视，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知识分子通过讲座的形式，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的又一次觉醒。

民盟中央1983年举办的讲座，分10个专题，每题十讲，每一讲，一般由主讲教授一人负责，也有少数专题由两位或三位主讲共同负责。听讲者一千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

2R46/16

人本身就是专家教授，有的已年逾花甲仍孜孜不倦为四化远涉千里来到北京，和中青年共同学习和学术交流，这也是前所少见的现象，具体地反映了党中央自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领导，动员了千万知识分子，初步实现了团结奋斗的新局面。

1983年的讲座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方面。人文科学方面有朱光潜、黄药眠、常任侠三位教授的《美学和中国美术史》，吴组缃和张毕来教授的《谈红楼梦和红学四论》，商承祚、陆宗达教授的《中国文字学和训诂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关梦觉教授的《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千家驹教授的《中国经济问题》及徐铸成教授的《新闻艺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马大猷教授的《语言通信》，叶培大教授的《光纤理论》，钱伟长教授的《广义变分原理》等。准备在1984年参加讲座的主讲教授有唐敖庆、余瑞璜、张文佑、费孝通、陶大镛等20余位。

1983年主讲教授14人，平均年龄76岁，最高年龄86岁。他们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冒着酷暑，一丝不苟地为学员认真讲解，亲切座谈，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和爱戴。

这次讲座努力贯彻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提倡严肃的学术民主。主讲教授都能在尊重不同意见的同时，深入透彻地讲解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些主讲教授对那些学术上的不正之风，进行了认真、严肃而又满腔热忱的批评和教育。这反映了老一辈学者对当前学术界不正之风的否定而又负责的态度。殷切期望我们的中青年学术接班人，发扬良好学风。有的主讲教授就在同一讲座上，以友好的态度各自讲解分析了双方不同学术观点的矛盾，而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不以自己的观点来打倒别人的不同观点。这样就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就能达到不同观点的相互融化，逐步走上更高水平的学术境地，从而更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讲座的讲解，都是各主讲教授长期或毕生从事的学术工作，还

有的是当前在四化建设第一线战斗岗位上总结提出的主要贡献。主讲人对讲稿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讲座中又通过听讲学者的学习讨论，再次进行增删修改，才最后定稿。现蒙知识出版社编为丛书，按讲题分别出版。希望本丛书对于我国学术工作，产生有益的影响。

钱 伟 长

1983年7月26日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三位著名学者，是对美学素有研究、深为读者敬佩的老前辈。在本书里他们分别从美学本质、美学史和文学评论等问题进行了评述，角度虽然各异，主论也不尽相同，但阐述精辟，运用材料具有说服力，并附有珍贵美术插图近 30 幅，对提高人们美学研究和美的鉴赏，以及宣传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配合开展德育、美育教学工作等，均具有一定意义。

海内外享有盛名的著名美学专家朱光潜教授，还在本书内就美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及学风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学术界的关切。

当前，美学热潮正在掀起，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美学问题的探讨。

作者职务

朱光潜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组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黄药眠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常任侠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会员(瑞典)

澳、亚、北非人文科学学会会员(日本)

目 录

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	朱光潜(1)
读朱小丰同志《论美学作为科学》一文的欣喜和质疑···	朱光潜(8)
我又来谈美学·····	黄药眠(10)
艺术文学中的内容与形式·····	黄药眠(26)
中国美术史序论·····	常任侠(45)
美学与美术·····	常任侠(51)
认识古典美术 发扬爱国主义·····	常任侠(57)
中国绘画艺术·····	常任侠(72)
中国书法艺术·····	常任侠(94)
插 图	

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

朱光潜

我今年(1983年)已86岁,早就该退休了。我已向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申请退休。承蒙民盟领导同志在我提出申请之前就做了安排,让我参加1983年6月份“多学科学术讲座”。我不想辜负同志们的盛谊,虽然人老体力很差了,但还是来了。一方面向同志们请教,另一方面,也趁此向同志们告别。

近几年,我在翻译和研究西方启蒙运动先驱、意大利史学家维柯(G. B. Vico, 1668~1744年)的著作《新科学》和他的《自传》。我懂意大利文,也不懂拉丁文,所以,只能据英译本转译。这件工作对我来说是很难的,而明知其艰难,为什么还要不量力地做下去呢?因为我的美学入门老师是意大利人克罗齐,而克罗齐是维柯的学生。克罗齐早已说过,美学的真正奠基人不是鲍姆嘉通,而是维柯。所以研究美学就不能不知道维柯。

过去,我在《西方美学史》上卷的最后一章中,曾片面地介绍过维柯,对此,我很不满意,因而下定决心把维柯的《新科学》和《自传》据英译本全文转译过来。近两三年,我对维柯的认识比过去稍微全面一些了。

维柯的基本立场就是“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维柯特别强调实践方面的创造活动。这多年以来,我们接受斯大林时代日丹诺夫的影响,有许多提法是片面的。我们如果搞通这种实践观点,这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或许会产生一点医疗效果。

关于维柯的《新科学》，我写了一篇评介文章，着重地谈到维柯的《新科学》对美学的影响，1983年3月已在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里讲过一些。香港新亚书院印出了一部分，我已送给了我们的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另外，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准备将此文收入我的《美学文集》一书里。所以，我不准备在这里多谈了。

今天，先谈一个现实意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月（1983年5月）初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叶林

之前就做了安排，让我参加1983年6月份“多科学学术讲座”。我不想辜负同志们的盛谊，虽然人老体力很差了，但还是来了。一方面向同志们请教，另一方面，也趁此向同志们告别。

近几年，我在翻译和研究西方启蒙运动先驱、意大利史学家维柯（G. B. Vico, 1668~1744年）的著作《新科学》和他的《自传》。我不懂意大利文，也不懂拉丁文，所以，只能据英译本转译。这件工作对我来说是很难的，而明知其艰难，为什么还要不量力地做下去呢？因为我的美学入门老师是意大利人克罗齐，而克罗齐是维柯的学生。克罗齐早已说过，美学的真正奠基人不是鲍姆嘉通，而是维柯。所以研究美学就不能不知道维柯。

过去，我在《西方美学史》上卷的最后一章中，曾片面地介绍过维柯，对此，我很不满意，因而下定决心把维柯的《新科学》和《自传》据英译本全文转译过来。近两三年，我对维柯的认识比过去稍微全面一些了。

维柯的基本立场就是“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维柯特别强调实践方面的创造活动。这多年以来，我们接受斯大林时代日丹诺夫的影响，有许多提法是片面的。我们如果搞通这种实践观点，这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或许会产生一点医疗效果。

的,指原始人的一个种类,而研究这门原始人的学问,即是现在世界各大学及社会团体大部分都有的“人类学”这一学科。不能把“人类学”称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说成“人本主义科”、“人道主义科”是讲不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潘光旦先生是研究“人类学”的,我们只能称他为“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不能说他是“人本主义者”或者“人道主义者”。这是第一个理由。对词的原义不懂就来翻译恐怕是危险的。

(2) 从维柯《新科学》的历史发展观点看,人类是逐渐地发展过来的,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各民族都经过三个时代:开始是神的时代,发展到“野蛮酋长”时代,维柯称做“英雄时代”,过了一些时候才有“人的时代”。到了“人的时代”才没有野蛮酋长作威作福了。维柯是阶级斗争学说的首创者,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原来都是野蛮人,对于奴隶是残酷压迫的。以后才进入哲学时期,才可以思考了。从《新科学》的观点看,人的时代到来是相当晚的。人类有个发展过程,不能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拿到古代社会去说。说“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从古代社会就已有,这是与人类发展史相违的。我是赞成维柯这个看法的,所以我不认为“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就是“人本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是后来的观点,也是后来的事实。这是一点,这说明他基本词义没搞清楚。没有进入文明人的时代就还没有真正的人,当然也无所谓“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了。

(3) 人类学是近代的一门新学科,这是因为交通、贸易、旅游、战争是在近代才日益发展频繁。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许多民族,特别是较原始的少数民族,愈来愈引起社会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因此,人类学在近代就日益发达起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学科了。著名的人类学著作除维柯的《新科学》外,还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所重视的。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有肯定的一

方面,也有否定的一方面。如果把“人类学原则”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精神了。

我很抱歉,这场笔墨官司还是由我本人惹起来的。我研究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译文,觉得原译错误不少,这样的做法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么重要的经典著作,曾建议修改原译文,并指出错误所在和如何纠正。详见我在《美学》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后收入我的《美学拾穗集》。叶林同志的《“人本学”和“人本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几个概念译名考释》有44页之长,我听后曾钦佩他的用功之勤,但对他的主张,却声明过持保留态度。

这几天,把他的论文大致看了一遍,看到他在论文30页处,提到我的“两种提法”。我看看去,完全不知所云,显然他没有很好地看过我写的上述论文。他还提到蔡仪同志,说蔡仪同志也把“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译为“人本学”比较合理而明确,朱先生不明确。我和蔡仪同志是好朋友,但在学习辩论上观点不一样。

为什么我一开头就提到叶林同志这篇文章呢?因为他这种情况不是独立的,现在,40、50岁左右的新起的社会科学家,他们都爱写文章,他们常把文章寄给我看,有些我看,有些我没功夫看,人老了,精力差了。我看了一部分文章,有些还是很好的,有些不太好。叶林同志属于后一类。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学风。我和同志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谈些空论,不一定有多大的意义,要对症下药才行。

现在,我深感到我们学风有问题。我的话说得厉害一些,我希望叶林同志理解我的这一番心意,也希望参加这次讲座的同志们也考虑一下我们的学风问题,我主要以叶林同志这个事作为一个例子。中国有句老话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想这两句话对我还是适用的,我用心是好的,我是希望

我们的学术走上正轨，大家老老实实地下功夫，说真话，把过去的一些毛病能够改掉。

原来有位朋友，也是民盟的朋友，希望我讲一讲我个人是怎样走上美学道路的。我先讲一讲个人经历，然后谈谈克罗齐和维柯。

最初，我是读私塾的，很早就接触到中国的诗画作品和诗画的理论，我受这些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比较深。比较重要的有《乐记》、《毛诗大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及历代的诗论和画论，过去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功夫。印象最深的是“诗言志”，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对各种文艺的同源和联系的认识。在近代的诗论中间，我特别欣赏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所标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先生诗论肯定接受了西方美学的影响，特别是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我在美学上的发展是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基础的。到了二十年代，我到西方留学时，才接触到维柯和他的学生克罗齐。首先接触克罗齐，当时在欧洲，不学美学则已，学美学大半都是学克罗齐，克罗齐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关于克罗齐我写过一本书，批评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这本书已印出来了。为了进一步研究克罗齐，才接触到维柯的《新科学》。如前面说到的，在六十年代我写的《西方美学史》里面，就有一章专门介绍维柯的，写得很片面，我很不满意。关于维柯最重要的是形象思维的一些精辟见解，是从具体的事物来想问题，再很好地把它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去。所以，到晚年，我还要深入地研究维柯。特别使我受益的就是关于人类思维发展的见解，只能形象思维，但不能抽象思维不是哲学家。抽象思维是到了哲学时代才有的。有了抽象思维时，人类才进入哲学时代。“思维就是创造”，人的认识就是创造。当时，维柯的对立面，是法国的笛卡尔，笛卡尔是当时最大的唯理派哲学家。笛卡尔有个口号叫做“我思故我在”，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这句口号在西方哲学界影响很深，笛卡尔本人对当时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比维柯大。

维柯反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和口号,提出“认识真理凭构造或创造”,你不创造你就得不出真理来,这就是后来说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实践观点”是维柯提出的。马克思也是“实践观点”,马克思是很佩服维柯的。他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说,你好像没有读过维柯,维柯对你的问题不一定有多么大的帮助,但维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对你会有帮助的。今天,我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观点”。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美学中的实践观点,文章发表后,当时好象石沉大海,后来,反对的人很多,说:怎么又是“实践观点”呢?觉得奇怪。以后,大概越研究,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就越多了。这个观点,毕竟还是可以在许多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具体证据的。“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句话马克思是非常欣赏的。可以看《路易·拿破仑政变记》中用到了这句话。这句话,马克思并不只是从物质生产上谈的,也是从精神生产方面上谈的。

有些人谈到艺术创作,就只有“反映论”,只要如实地把现实“反映”过来就行了,现在文艺界也还有这样说的。当然也有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即文艺创作、哲学思想是一切被动地接受过来,还是“我”也起作用?这个问题好象很玄妙,实际上是个基本问题。我在五十年代美学大辩论中,其实争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不外分三派: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大家还记得很清楚。美是主观的,这就纯粹是唯心的了。但是,把作者个人完全抛开,你在创作中不把个人的成分、个人的思想感情摆进去,是不尽情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维柯所提的那个问题,美呀、艺术呀,或者思想都是创造性的。我久经思考,越来越觉得只有这个观点有道理。

现在,在文艺和工业方面都提到“结构主义”,所谓“结构主义”就是创造。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有计划地来做才行,现在讲“设计”,其实就是结构主义,设计就是创造。去年,协和医院一位医生,在

《读书》杂志上登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是谈“结构主义”的，文章写得好，我读过后就注意到结构主义。在西方，关于“结构主义”的书很多，我很愿意看一看这方面的书。其主要的一点就是强调艺术、思想、工业等方面的创造、结构。现在，已有“结构学”了。

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很高兴，很得意，以后就经常自己实际体验一下。近两年我每天练气功，做“站桩”，把手自然地举起来，眼睛向上看去，我从树枝之间的空隙中常看到完整的图形，图形有时象个老头，有时象个漂亮的女子，有时象辆马车。这个具体的形象，你能说它是完全反映客观吗？当时，客观正是有这个基本原型存在的。但没有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头脑作用能行吗？可以试一试，比如，做气功，望天空，假如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人的形象，那是不是真有一个人呢？不是的。那个人的形象，就是我头脑构造出来的。画画也如此，如有那么几十个画家都画一个风景，当然同一个底子，但他们画出来是不会一个样子的。摄影也如此，也有艺术性，有你自己在内呢！不过程度不同罢了。这种看法是从维柯起的。从历史，从文字，从民间故事，从民间歌谣各方面看，都可以找到证明。维柯强调无论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都是创造出来的，结构出来的。马克思很重视维柯的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很长的一段脚注中谈到维柯。马克思说：“……因为象维柯所说的，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历史之间的差别要点在于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而自然界历史却不是，是否人类技术史比起自然界技术史就较易写出呢？凭指示出人对自然的交往，即凭人用来支持生命的各种生产活动、技术就揭示出人的社会关系及发源于这些社会关系的心头思想。”（《马恩全集》德文版卷3，63页）关于维柯举的具体例子我不仔细谈了，其基本问题就是人在这个时代中是否起作用，人又是怎样起作用的。

读朱小丰同志《论美学作为科学》

一文的欣喜和质疑*

朱光潜

在读朱小丰同志此文之前,我曾读过叶林同志的《“人本学”和“人本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几个概念译名考释》一文,感到这是美学界中年同志里存在的一种表现,他外文水平有限而谈译名的考释,马列主义水平尚待努力提高而去维护某些旧译文的错误。此风不改,美学就难说有什么光明的前途。

接着,我就读到社会科学院转给我看的一位在四川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朱小丰同志的这篇论文。当时我正在医院中治病,勉强撑持着读了两遍,读后耳目为之一新。作者可能也属美学界的中年同志,而叶林的一切毛病似乎都没有在朱小丰身上复现。朱小丰对美学史以及文艺创作有过认真的研究,并且进行过认真的思索,立志要把美学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欣喜之外,我仍有质疑和规劝之处,趁便提出来,供作者和美学界读者参考和讨论。作者强调要把美学变成实验科学,把美学基本现象看作审美现象、审美主体所发的信息和所引起的反应,把美学研究看作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要通过科学实验,才可望得出一种科学的结论。这是朱小丰的这篇长文的正确内涵,这是目前美学界当务之急。他还以电影为例专写了一文说明他的主旨,这也反

* 本文是朱光潜先生 1983 年 6 月中旬,在病中写就的,托钱伟长先生带给参加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美学问题)听讲的全体同志。文中寄托了朱老对我国美学科研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映出人民大众对于电影的迫切要求。这都是很好的。可是他把这个主题淹没在 35 页印刷页里,使读者费力摸索,才能勉强找出。所以,我劝他写文章要学会“一针见血”的方法。

朱小丰强调信息说,却对信息说的首要倡导人巴甫洛夫只字不提,这就象演丹麦王子的戏而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这是不读书之过,还是思考不周密之过呢?无论属哪种情况,都是一位研究人员所不能辞其咎的。

提到实验心理学,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不愉快的,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曾随班做过两年“实验心理学”,只学会解剖青蛙和鲨鱼,做染烟鼓的记录,在不同颜色、不同图案中挑出自己中意的,做为自己美感的凭据。这种玩艺我认为大半是借科学之名玩反科学之实。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朱光潜美学论文集》中,我曾写下当初我对实验心理学的怀疑。不过从那时到现在这六、七十年中,自然科学在实验方面都发展得很快,我们能赶上现代水平,也就不坏了,做些实验总比不做好。

这就令我想起我们社会科学部门美学室应做的工作问题,应该做出哪些集体讨论和具体指导才不会产生叶林同志的那种明显的毛病和帮助朱小丰同志去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愿望呢?在这方面应做而未做的工作似乎还很多,培养研究员们打好基本功的基础是首先应注意的事,我认为首先应学好马克思主义和精通一种外国语。三年前我就大声疾呼地提出了这个号召,至今还没有明显的成效,趁这次向美学界朋友们告别的机会,再提一遍,就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党中央正在号召广大职工参加读书运动,我祝愿我的这番呼吁对读书运动也可以起一臂之助!